



德籣洋楼叙事

红波

一条种着柠檬桉的雅静小巷，紧靠晋江市梧林传统村落原住民区域，位于景区后落。尽管离主景区只有30米，但游客罕至，只有几个熟门熟路的小学生、村民说笑着，行走在飘有落叶的石板上。

一幅典雅的3层洋楼——德籣楼，就坐落在小巷的拐弯处。

或许是因际会，我在4年前第一次来到梧林。

当时，我与同事行走在梧林村道上，边走边讨论关于这个村的许多事务。走着走着，在石板小巷的拐弯处，一座欧陆风格的门亭突然跃出来。门亭用水磨石刷面，也就是一种用水泥和碎海蛎壳或白色的小石子涂抹的装饰。门亭上写着英文字母:Chua Tek Leong。我眼睛一亮，这不就是主人蔡德籣名字的闽南语发音吗？

来到德籣楼一楼。大门用闽南特产的花岗岩石构筑，上面刻着横批“济阳衍派”，说明房主姓蔡，其祖先曾经分封在河南济阳郡(今兰考)。两旁是冠头联:梧桐栖凤种人杰，林木参天地灵。

二楼厅堂隔扇描绘着寓意吉祥的工笔画，写着朱熹的《训蒙诗》，字迹历久弥新。

爬到三楼，见到一块横匾，上面刻着“Tek Leong building 1932”。闽南语贴切地和英语融合，就像熨过一样平整。

中国日报的李雪晴记者说，歌手蔡依林(Jolin Tsai)，她的姓就是“Tsai”。李雪晴说，还有不少蔡姓人用“Chua”作为自己姓氏的拼音，比如说歌手蔡健雅(Tanya Chua)，还有那位使许多美国人对自己教育方式产生怀疑的“虎妈”蔡美儿(Amy Chua)。

很明显，她们是闽南人的后代。“Chua”更贴近“蔡”字在闽南语中的发音。在南洋，有不少人都姓“Chua”。

闽南话和英语的交互不是一厢情愿，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英文中的tea，茶的闽南语发音，就是通过海上的贸易交流，经印尼爪哇，被“海上马车夫”使用在荷兰语中，最后被英语完整地保留下来。

姓和tea都是一种索引。

华人遍布全球，很多都历经数代，但通过姓，我们还是可以搜索到他们血缘中的祖先。

像茶一样，品到深处，余韵醇厚。

闽南人靠海爱海，善使舟楫，以海为生。据荷兰学者莱格尔盖尔格尔在《爪哇土地和民族》一书中称，中国人在九至十世纪便已到印尼。

明清交替之际，闽南海商更是“走洋如适市”，主掌东南海上贸易600余年。

清末民初，国弱积贫，民生凋敝，许多闽南人背井离乡，沿着先辈的路线，到达南洋。他们大多经营零售业，与土著女子通婚、生子，儿子称为“峇峇”(Baba)，女儿则称“娘惹”(Nyonya)。

虽然华侨在南洋辛苦打拼，终成当地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经济力量。但他们的心像厝上的燕尾脊，始终想飞回故土。

上世纪三十年代，梧林华侨在菲岛陆续事业有成，于是携带欧式的建筑图纸和技术，结合闽南的建筑文化，甚至直接聘请英国设计师，从国外进口水泥和钢筋，回到故乡，建造了一幢幢哥特式、罗马式、中西合璧的番仔楼和洋楼。

楚霸王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所以梧林华侨在异国他乡发达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回故乡“起大厝”。

德籣楼一楼大门是中式结构，“对看堵”开着一对象征平安吉祥的花瓶窗，门墙上装饰着细腻的鳞状花纹。

二楼的窗户安装着彩色印花玻璃，地面铺六角闽南吸水红砖，房里则放置漆金画的闽南红“眠床”。似乎可以遐想近百年前白瓷银叉与筷子、公鸡碗的跨界混搭，以及白舞鞋缀着留声机的音乐，在红砖上轻点而过的光景。

三楼更漂亮，有一个大露台，筑着一个1米高的四方形水塔。据说，当时主人的儿子将木板铺在楼梯上，然后雄赳赳、气昂昂地开着一辆英国产的摩托车到楼上，用摩托车的马达抽水，然后通过管道给各楼层使用。

站在露台上，可以眺望近处的灵秀山，翻过山，就到了海。

这是一幢中西文化交流的房子。它的灵魂，一半肇始于海的那头，一半驻留在故土摇篮。



父亲的门联

洪春锦

1992年，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老家建起了一座二层小楼。虽然简陋，但这已是父亲大半辈子不懈努力的成果。

父亲对大门上的对联颇为重视。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字斟句酌，撰得一联: 锦绣华宇腾紫气，胜常瑞彩焕龙文。

他还很慎重地专程登门，到以善书闻名乡里的堂叔家中，请他代为题写了这副门联。

至今，我仍十分怀念这座老宅二层的阁楼。父亲简陋却充满墨香的房间。那里，有我最喜欢的一堆大大小小的毛笔。

岁月如梭，家是越来越大了，世事也总是在不断更替。

2013年，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五个年头，我和大哥将父亲所建的老宅翻建，兄弟二人各自建了一座房子。

老宅的石大门，被挖土机刨下，搁在了新房边上的荔枝树下。那些流金的美好记忆，就这样伴随着一砖一瓦的拆除，渐渐远去。唯一清晰如往昔的，就是父亲撰写的那副门联。

过往似老酒，越陈越让人怀念。我的新宅门联，除了个别字作了调整之外，基本都沿用了父亲所撰的内容。就连大门，我也刻意沿用了父亲老宅的木门板。

人生如寄，屋宇华不华贵，并不那么重要。当我触摸父亲留下的一点一滴的物件——门板、篾刀、老花镜，我就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身上一直都流淌着他的血脉，从未曾远去。

多年以后，我在自己的一个生日，特地从泉州带着宣纸，还有一些其他用具，回到老家，将父亲所建老宅的门联拓下。这是我第一次做拓片，虽不精致，但却是最难忘的一次。在一次的捶拓中，过去温暖的时光片段，不时涌现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故去已经十三年。而在两年之前，母亲也匆匆告别了人世，回顾我父母的这一生，我以为是艰辛的。他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老屋，现在看来虽然简陋，但在当年，应该是他们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了。只是如今，他们那个温暖的居所，已经不复存在了。

腾紫气，是父亲对一家人平安吉祥的祝福吧。焕龙文，应该是父亲希望我们拱家小辈，不管多贫、多困，都不要忘记对知识和文化的追寻。他老人家在世时，最经常让我写的一个对子，就是: 文章华国，诗礼传家。



邻家小院

雷海红

比邻而居，邻居家的小院成了我的后花园。

邻家的小院有祠堂一座，树数棵。树有榕树、菩提、芒果树，院墙外还有大片的木麻黄和凤凰木。如果香蕉树也算树的话，则还有几棵香蕉树。除了树还有花，鸡冠花、美人蕉，还有的我说不上名字。所以，邻居家的小院俨然就是一个小花园，一年中的景致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我住的楼房紧挨着邻居家院子的围墙。四年前，院墙边上有三棵巨大的阔叶榕，树叶密密匝匝，遮挡了大部分的阳光。有些树枝挨着我的窗户，我一伸手就可以握紧它们的手臂。那时，邻居家的院子还没有铺上水泥，几场春雨过后，树下的野草疯长，很快就营造了一个小小的生活系统。有鸟栖息在树上。树下养鸭，也有老鼠经常在草丛出没。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能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头扛着锄头锄去院子里的杂草，累了，就坐在堆放在一边的石条上休息。锄草的时候，老头光着上身，露出和土地一样的皮肤色泽。后来，老头去世了，院子荒芜了一阵子。邻居请来工人把三棵榕树拦腰锯断，现在只剩下三个光秃秃的树桩。再后来，邻居就把院子铺上水泥，可谓是一劳永逸。水泥地面再也长不出杂草，但我宁愿是原来的泥地。

邻家小院每个季节都带给我不一样的风景。春天，院子里的树叶还没有落尽，树枝上又长出新的叶子。南方的季节并不明显，如果不记二十四节气，人们常常看错季节。冬天的风渐渐停息，春风静悄悄地来了。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树枝上的嫩芽，还有一阵比一阵热烈的鸟鸣。每天我从鸟鸣声中醒来，生活简单又惬意。这个季节，芒果树开花了，细碎的花朵好像满天星。院墙外的美人蕉也醒过来了，红色的、黄色的，一眼望去，像一丛丛燃烧的火焰。待到五六月间，凤凰木也开花了，一簇簇火红的花朵点缀绿叶间。时间向季节的深处迈进。当鸟鸣变得稀薄，当树枝上的叶子变得更加青绿，夏天来临了。明亮的阳光落在树叶上，反射出柔和的光芒。香蕉树有气无力地耷拉着叶子，木麻黄的树梢微微摆动。蝉声嘶哑，永不止息。芒果树结出了拳头大小的果实，像孩子们攥着一个个小拳头。这时，我望向窗外，窗外阳光明媚，绿意盎然。闽南的夏天似乎非常漫长，即使到了农历的九月，天气也还保持着夏天的热情。不过，大部分的树上已经多了一些黄叶，香蕉树的叶子也由绿转黄，野菊开出了黄花。冬天大抵和秋天一样，只不过外面的天空变得荫翳，落叶在院子的水泥地面上打着转儿。落日浑圆，霞光映红了天边。邻家的小院一年给我带来四时的风景，让我的心暂时得到了安放。

感谢邻家小院，感谢小院里的每一株可爱的生命。邻家的小院，我家的后花园。



没有闹钟也能到点就醒，起床，开门，一股蓄势已久的热流劈头盖脸地一下把你抱个结实。人瞬间膨胀，感觉心都要从胸腔跃出，加上充斥耳膜的蝉鸣，整个人懵懵的，蕴蓄了一晚上的元气荡然无存，只觉浑身无力，极想返身瘫在床上。

洗漱，发呆，浇花……磨蹭一番，再望窗外。楼房静静地杵着，我总觉得它们如武侠小说中的勇士，正使着内力对抗那股热流；街道上的小汽车如一块块行走的巧克力，真担心它们熔化掉；偶有电动车穿过，你只来得及知道一团什么颜色擦过了；行人那是难得看到的，或许他们是专捡着那有阴凉处走吧。一切都亮闪闪地耀着眼，这样的高温天最好是宅在家里，哪也别去。

那就拿一本书，倒一杯茶，静静地沉于书香中吧！几页下来，不意有一旧照片从书页中探出头来，是现在极少有的纸质照片。仔细一看，那是多年前到闺蜜芳家里做客的留影。

芳的家在有山有水的地方，那儿有繁茂的林木，去时也正值盛夏时节，一路和不相识的人唠嗑着，招呼着尝尝各自带来的食物，原来陌生的人也可以这样亲近。一下车就见芳和坚小两口，先是由他俩带着去吃了当地的小吃。具体是什么现在已经不清楚了，酸爽可口的味道，只是当时那热汤一下肚，顿觉浑身脉络皆通，精神立马抖擞了起来。

再经一段车程，才算到芳的家。真是山顶别墅了，一进门小狮子冲不住叫唤，那是条挺漂亮的狗，很通人性，看着芳一家人待我的热情，遂来回蹭了几下我的脚后，便对我摇头摆尾，唧唧地叫着。

稍作休息，便想逗着芳可爱的宝贝玩，可小家伙静静地睡着，干干净净的小脸，嘴角不时漾出浅浅的笑，任你怎么挑逗，不理就是不理，当时想她长大后必是矜持有度的女人。

晚饭由坚大厨掌勺，酸辣开胃，特别是自酿的葡萄酒呈琥珀色，甜蜜蜜，味道真不错。白天断断续续下了三场小雨，到了晚上哗啦啦地成气势地下，睡觉都不用开空调。

在芳的带领下，我们着实体会了野炊的乐趣。晨起出发，目标是离住地不远的那座山，带上各种器具物品，颇有行军的味道。我是没有体育锻炼的习惯，走一段山路后就感觉自己对脚板的强烈吸引力，但

一路绿荫，一行人边走边聊倒也惬意。不知不觉得一处好所在，两股山涧流水潺潺，水若流纱轻覆巨石，引得你只想赖在溪边。

一会儿，大伙分工散开，几个人找了些石块垒起简易的灶，把从家里带来的铁锅架上，动手烧柴煮水。我自然是赖在溪旁各种洗着，不论是从芳家的小菜园现摘的蔬菜，或刚从地里摘下的草莓，还是从店里买来的各种食材，抑或是芳家里带来的鸡蛋、鸭蛋，都放到溪水里洗一遍，溪水真是凉爽……真想顺手抓一条鱼，或扒开草丛让青蛙秀一下大长腿……

山上还是有不少吸引人的地方，在芳的带领下，我们开心地逛了起来。这山自有特色，不是树就是石块。各种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与各种姿态的树巧妙地组合着，当你正想抱怨被太阳晒着时，它要么就是赶紧来一排阴阴凉凉的绿树给你遮一下，要么就是用那么高、那么大、那么长的一巨石为你挡一下。特别有几处石壁交错极窄的缝，紧贴着石壁，扭着身在里面穿行，心里有一股莫名的雀跃。山上还有座石头屋子，那屋子有着岁月沉淀的独特美，大约和泉港樟脚村的那些石屋一样吧。

在山里转着，预计着坚他们午饭也应该准备得差不多了，便往回走，靠近野炊的地方，闻到饭菜的香味，肚子立马咕咕唱起来。炭火煮锅加入山泉水慢慢煨熟的乌鸡味道极美，往剩余的炭火里投的那些烤地瓜，至今依旧阵阵飘香……

看着手中的旧照片，不由想起好久没有联系的芳和她的山中小别墅，不知是否会欢迎我再去叨扰，可不可以走就走呢？



“八一”枪声

叶茱宗

这一夜，我站在高高的山顶，望着遥远的星空，静静地聆听：1927年8月1日凌晨时分，从江西南昌古城的墙头，传出来的阵阵炮声、枪声——持久、激烈，刺耳、揪心，强过那夏日季节里的电闪雷鸣。

这枪声，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愤怒与抗争。这枪声，是对中国命运与前途何去何从做出的最后决定。这枪声，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又一次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枪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新的民主革命。

这枪声，打破暗夜中的寂静，一直响彻到大地上亮出曙色黎明。这枪声，见证一支工农武装的生成，见证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子弟兵，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有了力量保证。

如今这枪声，已经渐渐远去，但我更加相信，这枪声已化作一股信仰的力量，一种奋斗的精神，一身神圣的使命，一座钢铁的长城。坚定地维护着国泰民安，坚强地维护着世界和平。

看啊，东海演训、南海点兵，看啊，铁流滚滚、雄鹰阵阵，人民军队已经踏上现代化的征程。祖国的统一，边境的安宁，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坚强保证，是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的神圣使命。

虽然听不到从前那种爆裂的枪声，但我依然听到震天撼地的声音。迈着整齐的步伐，呼着洪亮的口令，从天安门前走过，威风凛凛、刚毅雄壮、坚定前行。这是一支英雄的、强大的人民军队，一切听从党指挥，勇于担当使命，这支人民的军队，必将无往而不胜。

书香小镇

蔡燕卿

小镇春天，铺开的夜光漫道是彩虹，像梦想的种子散落在“仁和东石”土壤里，萌芽

从茅草屋到鳌江书院一袭儒衣手持书简漫步庭院如水的月光洒满他的影像八百年来，琅琅书声依旧追寻清辉里的理想

芦苇丛里，海鸟开始鸣叫飞过流动图书馆，一座座成了文化符号标注在心田里、赤土上映照着璀璨星海，停泊的船只它们将漾开海浪，驶向远方

而远方的航船载回了“毓辽书屋”还有眷恋，沉甸甸的移植在小镇的一方村落走进里面，有些热烈在血管里跳动眼眶含泪，我们发愿：一起续写乡土之情

眺望着悠悠龙江，龙江畔读书社与寨下石牛拥有亘古姿态守护诗意人生，培育灵魂的常青树捧出小镇底蕴作为相识的礼遇迎来四方朋友，用同一份热爱走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风采

深巷里遇见“母亲的房子”与许多母亲一般，她眉眼含笑敞开怀抱，温暖着求知的人们用深情搭建一条通向世界的道路指引精神家园

循着清香，漫步在夜光漫道我仿若看见，迎面的人群目光坚定以书香的形象，耕耘着“仁和小镇”让我想到，便不自觉地扬起微笑